



浙东的孩子

ZHEDONG DE HAIZI

崔前光 著

浙东的孩子

崔前光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，共收六篇作品。作者通过几个男女少年的形象，刻画了他们在过去那些战斗的岁月里，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，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。通过这些险恶、尖锐的斗争考验，表现了他们从小就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优秀品质和坚强的斗争精神。此外，这些作品风格朴实，文笔清新，并且富有浙东山区的自然特色。

浙 东 的 孩 子

崔 前 光 著

金立德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0194 (高)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9/16 字数66,000

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7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42

定价：(6) 0.31元

目 录

在“阴阳界”上	1
打鱼的人们	19
小筏夫	44
高山茶花	62
竹	90
鄞江的儿子	115



在“阴阳界”^①上

一九四四年春天，驻在浙东的国民党匪军跟日本鬼子和汪精卫的“和平军”^②勾勾搭搭，又向坚持抗日的新四军三五支队进攻了。敌人把通向根据地的粮道都封锁起来，一心想饿死山里面抗日的军民。当时，山区粮荒十分严重。

“多一颗粮食，就多一分抗日的力量。”这时候，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想着种种办法搞粮食。

一天，我们敌后武工队探听到一个确实的消息：某月某日，驻在某地的“和平军”将有一百多筏大米起运，支援骚扰山区的国民党匪军。……这是个绝好

① 指敌我势力交接的地方，环境复杂。

② 即伪军。

的机会，上级决定派人通过一片敌我交接的“阴阳界”，跟自己的部队取得联系，建议部队偷偷埋伏在河边，半途截粮。

任务重要，时间紧迫，一路上环境又十分艰险，必须派大胆精细的人去，才担当得了。上级选派了我去联络，到溪山区找区小队长徐仁康同志。

当时，我参加革命不久，斗争经验少，极需要磨炼，这样好的机会，在我是求之不得的事，我高兴地接受下来了。

我化装成从平原区赶集回家的山区农民，穿一身老蓝布衣服，着草鞋，戴竹笠(lì)，把薄薄的信件衬在裤筒末端，再把裤脚筒卷到小腿肚上，临走，又背了一根老毛竹扁担。

我沿着宽阔的樟溪河走，只见一队翘(qiào)头筏像长蛇阵似的向下游撑去，篙子点着水底的卵石，当唧唧、当唧唧地响着，声音十分清脆。

筏上三三两两地坐着国民党的便衣队，他们个个身穿黑色丝绸衫裤，戴金丝凉帽，腰束灰色阔丝绸带，背着红须驳(bō)壳枪，有的懒腰懒骨地坐着，有的双手枕着头，仰面朝天躺着，哼着下流的小调：

我是大队长，

手捏驳壳枪，
逢人勿卖帐，
只看中现大洋。

不用说，这些竹筏定是被拉伏到下游“和平军”据点去运粮的。明天上午，他们将载着满筏的白米进山区。时间一刻也不容缓，我不由暗暗地加紧了脚步。

路上，又碰到好几队从各村“清乡”回据点的匪军和“游吃队”，有的抬着猪，有的捉着鸡，有的押着双手反缚的“犯人”。

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夹在一伙山里人当中，不慌不忙地走着，随时留心四周的动静。

这伙山里人，他们刚从几十里外赶集回来，扁担上挂着米袋子、油瓶、鲜咸货什么的。他们看看我的模样儿，是附近山村的装束，但见面又不相识，因此，有几个人一边走，一边偷偷地瞧着我，又在背后轻轻地议论着。

说真话，哪怕我化装得再巧妙，再沉着，这也不过只能骗骗国民党匪军，老百姓眼里是怎么也瞒不过的，何况他们是久经锻炼的根据地农民，敏感性特别强。

在战斗的日子里，根据地农民用自己的生命掩

护抗日战士的事迹是很多的。可是,当我发觉他们有些看出我时,心里不免有点紧张;最后,索性跟他们搭讪(shàn)起来,天南地北地拉些山海经。

他们中间几个晓事的,故意把我夹在当中,前后掩护着我。

一个村里,忽然走出五六个穿草绿色制服的匪军,内中一个抓着一只大公鸡的匪军军官,站在路心,不怀好意地问:

“你们哪个村的?”

“铜坑村。”

“岩下村。”

.....

大家乱七八糟地回答,我混在里面,也胡乱地答了一句。那家伙把手一伸,示意我们停下来。

“个个都有通行证吗?”

“有有有,”大家都往自己口袋里掏。

我也摸出了那张事先准备好的假通行证。他一个一个个地遍身搜抄,看见“储备票”^①,就像苍蝇见了血,统统塞进自己的口袋。有几个农民恳求他归还,

^① 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。

匪军排长眼一瞪，骂道：

“他妈的，老子打仗拚命为了啥？还不是为了你们！‘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’这句话难道忘了吗？”那几个农民面面相觑(qù)，没有话说。

一会儿，查到了我，他用那对三角眼先把我遍身上下打量了一遍，又查看我的通行证。

“大岙(ào)村的吗？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我不慌不忙地回答。

“在山外做什么？”

“赶集，卖山货。”

他伸手摸进我的口袋，袋里什么也没有。

“钞票呢？”

“钞票没有，都还给别人了。”

“还给谁？”

“鄞(yín)江桥一个亲眷(juàn)。”

“他妈的，卖山货的会没有钞票？一定撒谎。喂，同伙，大岙村人有沒有？给证明一下。”

我想，糟啦，刚才撒谎，这下露马脚了。谁肯背着头，认我这个假大岙村人呢？

刚才说自己是大岙村人的那个青年，听见招呼他做证明，有些迟疑起来。

这时，旁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民急了，暗暗地捅了他一下。那青年领悟了，走上一步，说：

“他是我堂兄弟，同是大岙村的。我亲眼见他把卖山货的钞票，还给姑母当草子种钱。”

我心里一阵子感激，以为这下子总可混过去了。那家伙还不相信，又遍身搜摸起来。口袋、袖子、袄角、裤裆……统统摸遍了，接着，他又蹲下去想摸裤管。

我一看不对头，早已相中了道路，想横下肩头的扁担，准备拚了就跑。大概是过分紧张的缘故，不料扁担一移动，碰着了旁边一个农民挂在扁担头上的油瓶，“啪”！油瓶掉下地，碎在那个匪军军官的脚边，吓得他一跳三尺高。这一吓不要紧，他手中的那只大公鸡一个滑脱，猛地挣脱了他的手，咯咯咯咯叫着，张开翅膀飞进路旁池塘边的茭白丛里去了。

那家伙见鸡逃走了，顾不得再搜摸，也跟着鸡一跳一跳追过去了。公鸡好像故意找他为难似的，一忽儿钻进茭白丛，一忽儿钻进芦苇丛，那家伙像狗扑田鸡，身子一扑一扑地追着、扑着。池塘左边是一片茂密的水草地，上面草叶连着草叶，看不出下面有水。鸡钻进水草丛，那家伙也追上去。猛然，“扑通”一个青蛙跳水，匪军军官没头没脑地翻进了水洼子，

一个翻滚，浑身变得像泥活鬼。几个匪军见他出了洋相，直笑得前仰后合，哪里还有心思顾我们，忙奔上去搀扶。我们就趁这个机会，加快脚步走了。

中午时分，走到根据地的边界了。这一带道路，我是熟悉的，只要穿过前面那个小山鎮，翻过一座大山，再涉过一条小溪，就到自己部队活动的地区了。

但是，小山鎮是国民党的前哨地区，警戒特别严，我的心也随着紧张起来了。我觉得刚才若不是那只公鸡打个诨，恐怕已经弄糟了，不过这究竟是偶然的事，前面这一关，非多用智谋不可。想着想着，心生一计，当即将原来卷起的裤筒放下，捡起一块石头，把脚上皮肉砸破了一块，又从路边抓过一把烂牛屎，在衬着信的裤筒外涂了一大圈，装做跌过交的样子，微微地瘸(qué)着腿，一步一步向鎮子走去。

街上站着一道道岗哨，我深深吸了几口气，让心跳得自然些，就神态自若地穿过街。街上走来走去的匪军很多，但一个也没有拦住我查问。出了村子，在三岔路口有个凉亭，亭子入口处的大石匾(biǎn)上刻着“四明咽喉”四个大字，亭口边新挂着一块木牌子，上写“四明山清乡督导处”，几个匪军在路口站着岗。所有向根据地来往的路人，都得在这里受严格

盘查。

凉亭里面有五六个匪军，分三组执行检查；另一群匪军，挤在神龛(kān)边的石凳上玩扑克赌钞票。

我不慌不忙地走进凉亭，从那匪军玩扑克的石凳边走过去，无意之中，我的眼光跟一个匪徒碰上了。这个人背脊微微有些驼，眉毛边有一个铜板大的伤疤。我们互相打了一个照面，都楞了一下，双方都觉得好像有些面熟，但我一时记不起他是谁。

我竭力地想着，忽然记起来了：“啊！叛徒！”我差点儿叫出来。

原来这个人叫俞洛婴，我刚参加革命的时候，第一次就和他同桌吃过饭。驼背，眉毛边的伤疤，给我印象很深，当时，同志们都叫他“老俞驼背”。后来，他出卖同志，投靠了敌人，想不到今天会碰上他。

我受到盘问了。“老俞驼背”反背着手，慢慢地踱到我的身边站下来，一面静静地听着我回答，一面周身上下打量着我，好像要在我身上找出什么东西似的。我看得出他在绞尽脑汁地思索，似乎竭力想认出我。

我知道碰上“黑鬼”了，心里很紧张，下意识地吧竹笠压低一些，想把自己的面孔遮住，不让他辨认

出来。

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，我急得脚底发痒，巴不得快些溜了。我想：怎么不查得快一点啊！只要让我走出亭口几十步，天下就是我的了。一个匪军查看我的通行证，颠来倒去地把我问了一阵。接着，另一个满脸有蜂窝一样麻子的匪军拉了我一把，遍身搜摸起来，搜摸了一阵，摸到裤脚筒边，差点儿沾着一手烂牛屎。他发现我裤脚筒上沾满了牛屎，阵阵发臭，恶心地作了个鬼脸，“呸！呸！”吐了几口唾沫，讨厌地叫道：

“快走！”

我巴不得他这样说。临走前，又偷偷地瞧了一下“老俞驼背”，他仍疑神疑鬼地打量着我，一言不发。“大概这叛徒认不出。”我想着，拿起扁担，三步两步出了亭口。

“喂，等等。”我刚走出亭口五六步，背后忽然有人喊起来。

我知道事情不妙了，想不理他，只顾加快脚步走。又走了五六步，背后又厉声叫道：

“喂，站住！”

我回头一看，“老俞驼背”已经追出了亭口。我

鎮靜地说：

“作什么？不是已经查过了吗？”

“老俞驼背”奔到我面前，鼓着眼睛问：

“你到底是哪个村的？”

“大岙村，通行证上不是明明写着吗？”

“哼，大岙村？”他狡猾地冷笑一声，“你这口音可不对头，清清楚楚是宁波话。”

“我从小到宁波学生意，东洋人打仗，生意沒有了，才回家挑柴。”

“不用说了，还是跟我到队部里走一趟吧！”

我知道事情已经到了节骨眼上，个人的吉凶算不得一回事，可是，党给了我的任务完不成却是大事。山区万千军民目下正在吃细糠，嚼野菜，束紧裤腰带坚持抗日，粮食对于他们是多么宝贵啊！

可是，这些我都来不及去细想，当时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横竖坏了，索性拚一下吧！”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，我反而显得鎮靜了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这么一下子，抡起毛竹扁担，狠狠地对准叛徒的脑壳斜劈下去……

只听得闷声闷气地哼了一下，还没看清他怎样倒下去，我就刷地扭转身，脚下像踩着风似的，浑

身的精力都使了出来，一下子窜进路边的芋蔬地里，呼溜溜地向侧面的大山奔去。

亭口的敌人，一时大概被这突然的打击弄呆了，直到我跑出四五十步远，才“叭，叭”打起枪来。这时，我已变成了一只自由的鸟儿，在坟堆边兜来兜去，随着弹雨飞跑。

跑出一段路，我回头一看，十多个匪军像一群马蜂，紧紧向我追上来，一边追一边打着枪。这一带都是野坟和桑林，他们看不清，打不准，我跟他们像捉迷藏似的兜了一会儿，渐渐接近了山脚，立刻扶藤攀葛，向山上爬去。

枪声像炒豆子似的在背后响着，子弹“嘘——嘘——”地呼啸着，打得树皮和岩石“达溜，达溜”直响。

山坡很陡，又是刚下过雨，黄泥绿苔滑溜溜的，脚踩不稳，踏上去，“噗达，噗达”只管跌交，匪徒们还道是我中了子弹，大声叫道：

“打中喽！打中喽！”

我哪里还顾得了跌痛不跌痛，滑倒了，爬起来，又滑倒了，再爬起来。……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股力气，半人高的岩石，只一纵身，就上去了。

草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，脚底板被柴根尖划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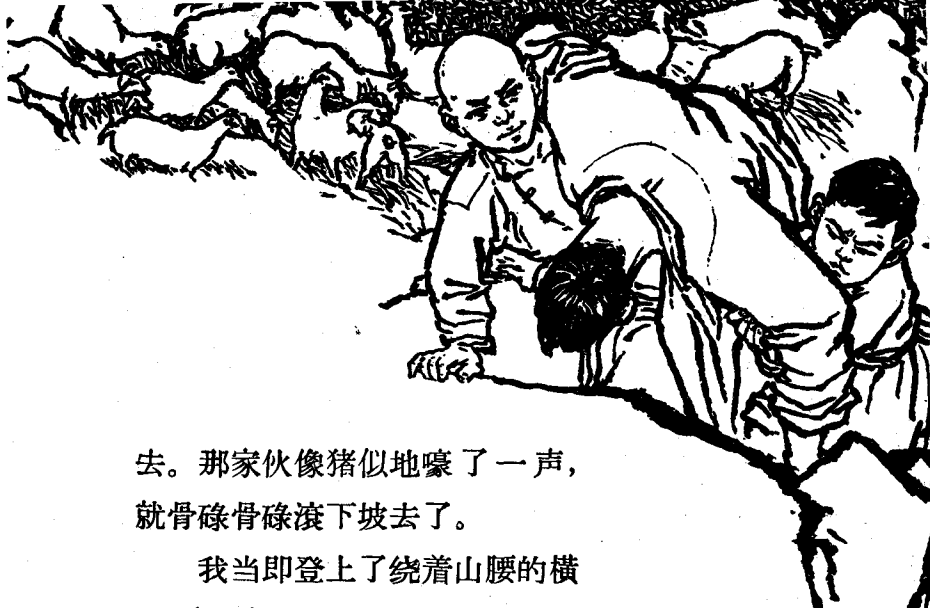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个血口子，血口子里又嵌进了泥土和小石粒，一着地，痛得像绞心剜肉似的。

快近山腰，我渐渐跑不动了，两条腿像拖着两块大石头，一步更比一步重，张着嘴呼呼喘气，满脸涨得像被滾水烫过似的，青筋一道道暴绽得像手指头般粗，汗水泉水似的往外冒。我拚力拔着腿，掙一步是一步，可是，跑得比螃蟹爬缸壁还慢。背后的匪军在叫喊：

“共匪，快投降吧！”

“投降受优待！”

我明白，敌人也追不动了，故而嚷嚷不休，只要自己再坚持一下，就胜利了。于是，我咬紧牙齿，拚力向上爬，心里默念着：“坚持，坚持，坚持到最后。”可就在这时候，我忽听得背后柴草发响，还夹带着重重喘息的声音。回头一看，一个高个子、长脚梗的匪徒远远跑出同伙之前，已经追到我的身后了。他像山羊一样矫捷，只要再爬一丈多路，就追上我了。我想，不割掉这条尾巴，怎么跑得脱？当我爬上一个一人多高的岩头时，连忙搬起一块十来斤重的石块，在山毛榉丛里蹲下来。那冒失鬼也紧跟着到了岩下。我乘他不提防，“嗨”的一声，把石块对准他的脑袋使劲砸



去。那家伙像猪似地嚎了一声，就骨碌骨碌滚下坡去了。

我当即登上了绕着山腰的横路，穿进树林，盘来绕去，使敌人辨不出我跑的方向；最后，就沿着一条林间小路，跑上了一个小山坪。这时候，我的两条腿忽然不听使唤了，索索地抖得像弹琵琶(pí-pa)，连连打了几个腿软，身子腾地仆倒在地上。我感到天旋地转，眼前像有几百只萤火虫，一闪一闪地撩着眼睛乱飞，跟着就昏了过去。

一阵剧烈的摇撼把我弄醒了：“怎么，被捕了吗？”我霍地挣扎着站起来，攥(zuàn)紧拳头想拚，定睛一看，搀扶着我的不是敌人，而是两个孩子。

十多只山羊也像懂事似的，不叫也不嚼草，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。这时，我才轻轻地出了一口气。